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徐州人和黄河,可以说兴衰荣辱关系密切。从最初上游时不时决口,短时间流经徐州,到南宋建炎二年(1128)起亲密接触,黄河流经徐州城600多年,给徐州带来了水运便利和繁荣,可也在这片土地上一次次留下洪水的烙印。

打开尘封档案,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藏有黄河改道的相关资料及故黄河相关照片,徐州城的肌理里,藏着一条河的记忆。它曾是漕运的黄金水道,也曾是泛滥的洪水之源;既埋没了古泗的激流,又塑造了新城的格局。如今静静流淌的河水,载着的是徐州城与一条大河相互塑造、彼此成就的漫长故事。



上世纪80年代初的黄河故道。

夺泗入淮,黄河傍城流淌600余年

“回首彭城,清泗与淮通。欲寄相思千点泪,流不到,楚江东”。这几句徐州人熟知的词句,是苏轼离开徐州时所作,词中的“泗”,便是当年穿城而过的泗水,泗水由淮河入海。

如今在徐州坝子街桥北端河边,矗立着“汴泗交汇”碑,可碑旁流淌的,却不是旧日的汴水与泗水,而是故黄河。

这场水系的悄然转变背后,藏着一段与“黄河改道”紧密相连的往事,徐州人嘴上常挂着“黄河”一词,可今日的黄河并不流经徐州,这是为什么呢?

南宋建炎二年(1128),烽火再起。南下的金兵连战连胜,宋朝的东京留守杜充自知野战不是对手,便决定以水御敌,他率军在滑州掘开黄河堤防,试图用失控的洪水阻拦金军骑兵,结果不是很好。但是决堤的黄河,对包括徐州在内的广大地区造成了深远影响。

南宋邵熙五年(1194),黄河在武阳决口改道向东,占据泗水的河道,流入淮河,通过淮河的河道入海,史称夺泗入淮。从此,自徐州以下的泗水即为黄河,黄河正式开启了流经徐州的历史。

但最初,黄河与徐州的相处很不和谐,而是充满了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
这条汹涌的河流素有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的特性,频繁失控泛滥,汛期一来,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冲破堤岸,大片土地瞬间被淹。房屋倾颓、农田被毁尚在其次,更令人痛心的是,每次泛滥都伴随着百姓的流离失所,甚至夺走无数生命,苦难在黄河之畔反复上演。

徐州闻名遐迩的城下城遗址,那些层层堆叠的古代遗迹,固然是一代代徐州人在灾难后重建家园、坚毅不屈的见证,可深挖其背后的成因,许多次城池的毁灭与掩埋,皆与黄河的泛滥息息相关,汹涌的河水与淤积的泥沙,一次次将过往的城池尘封在地下,成为这座城市与黄河相处史上沉重的印记。

老林说档案

徐州市档案馆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 联合主办

故黄河,“故”从何来?

大河穿城数百年的时光印记

与河相伴,水运与城市的兴衰

元代水利学家贾鲁主持治理黄河后,黄河迎来“独经徐州”的格局,黄河干流不再分流他处,唯经徐州境内河道南下入淮。

此时的徐州,虽仍受黄河水患侵扰,水运枢纽地位却随之增强。京杭大运河本由多条河流联通,因泗水已被黄河侵夺,重新开挖河道工程量浩大,元、明两朝官府便推行“借黄行运”之策,徐州由此成为漕运重地。

自运河徐州段“借黄行运”起,南北漕船络绎不绝,南方的粮食、丝绸经此北上,北方的铁器、皮毛由此南下,码头旁粮栈、货铺鳞次栉比,徐州俨然成了南北物资交汇的重镇。

可黄河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的本性从未改变。每到汛期,浑浊河水裹挟大量泥沙冲击堤岸,河床在泥沙沉积中逐年抬高,渐渐成了悬河。

于是,黄河成了徐州人最复杂的牵绊。徐州人依河而居,靠“借黄行运”带来的漕运红利谋生,码头的装卸、粮栈的周转、货铺的交易,皆仰仗这条河道;可与此同时,又时刻担心黄河泛滥,汛期的浊浪一旦冲决堤岸,房倒屋塌,生计瞬间毁灭。生与死的考验、饱与饿的落差,就这样紧紧系在黄河的涨落里。

明朝晚期,因为黄河徐州段“善淤善决”,且境

内百步洪、吕梁洪两处激流险滩常导致漕船搁浅,为保障漕运畅通,朝廷开始尝试绕开这一险段,先是开挖支线河道,后逐步拓展为经台儿庄至邳州直河口再接入黄河的新航道。这一工程让漕船避开了徐州段的湍急水流,原本“借黄行运”的模式,逐渐向“黄运分离”转变。

这一转变让徐州的水运地位渐渐衰落。曾经繁忙的码头渐渐冷清,粮栈货铺陆续迁走,只有河边的石阶还留着纤夫们磨出的痕迹。

但黄河并未因此远离徐州人的生活,它带来的泥沙不断改造着城市的地形和格局。

黄河的脾气依旧难测。有清一代,徐州境内黄河决口数十次,每次泛滥都带来沉重灾难,却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。百姓在反复的淹没与重建中,学会了因地制宜,用黄河泥沙筑屋,用河水灌溉农田,甚至从浑浊的河水中捕鱼捞虾。这段时间,黄河虽然不再是交通命脉,却成了徐州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托,滩地上的庄稼在河水滋养下,也能有还不错的收成。

直到1855年,黄河在河南仪封铜瓦厢决口,一路向东北夺大清河入海,徐州人才发现,那条纠缠了600多年的大河,竟真的走了。于是,徐州城边的黄河成为了“故道”。



清康熙年间的《全黄图》(局部),可以看出黄河从徐州傍城而过。

故道新生,从泥沙淤积到生态廊道

黄河与徐州数百年的纠葛,并非只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,历代地方志中,既有详实的文字记载,也有直观的图像记录,为这段历史留下了鲜活脚。

就像乾隆版《徐州府志》,书中不仅清晰记述了徐州本是汴水、泗水交汇之地,却因黄河改道侵夺河道,最终形成“黄代泗流”的变迁;还在“河图”部分绘有乾隆时期徐州境内黄河与运河并行的图景,描绘了黄河流经徐州全境的情形。图中,河渠走向、堤岸分布、山丘位置皆清晰可辨,让当年“黄运相依”的地理格局,跨越时空呈现在后人眼前。

1855年黄河改道北去,徐州的故黄河时代开启。

翻阅乾隆、同治两朝的徐州府城图,能清晰看到,乾隆时期,黄河还以汹涌之势环绕徐州城;至同治时期,这条大河已成为“淤黄河”。黄河离去后的上百年里,故道一度成了徐州的“心腹之患”。枯水期,裸露的河床尘土飞扬;汛期,上游来水仍会漫过堤岸,造成危害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城市发展,徐州人开始着力治理故黄河。

1977年,徐州掀起故黄河治理热潮。数万名建设者不畏艰苦,靠人力挖掘河道、搬运石块砌护岸、加高加宽大堤。经数年努力,市区故黄河平均挖深2—3米,河堤加固、河岸砌石,主要堤段铺了柏油路、装护栏路灯,沿岸栽花木,初步形成带状公园雏形。

上世纪80年代,治理进一步推进,除防洪减灾外,还重建黄楼等历史文化景观。1987年,重建五省通衢牌楼,1989年5月,黄楼竣工开放,嵌《黄楼赋》碑与诗刻,成为故黄河景观带重要组成部分。

2005年下半年,徐州以“水安全、水景观、水文化、水环境、水经济”等原则再度治河,2006年3月启动总投资1.8亿元的综合治理工程,故黄河水质从“劣五类”提升至国家二类水标准,生态显著改善。

从南宋夺泗入淮到1855年铜瓦厢改道,黄河与徐州纠缠600余载,留下故道与无尽记忆。经数十年治理,故黄河褪去旧日荒颓,水清岸绿、风景如画,不再是记忆里泛滥的险河,而是流淌在城市里的生态廊道。如今,它伴着晨练市民、嬉戏孩童,与徐州朝夕相伴,续写着河与城跨越数百年的温柔羁绊。